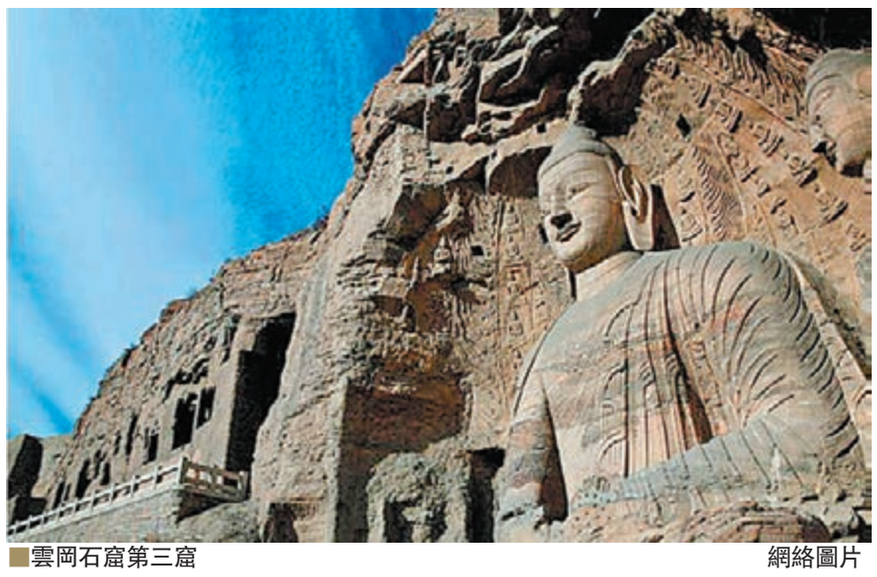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6年1月19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歷史與空間

不朽的雲岡石窟（二）

■白頭翁

第二個沒搞明白的是，拓跋珪帶領的北魏軍隊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征戰，每戰必酣，每戰必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但拓跋珪卻是一個信奉佛教的皇帝。這殺生的矛盾是怎樣解決的？據傳說，在軍中拓跋珪就帶着一尊很高大的木製佛像，早晚總要拜一拜，後來他發現這尊楠木刻製的佛像有一道深深的裂縫，為了表示對佛祖的崇信，他下決心用石頭刻製佛像，永保萬世。歷史也有相同的記憶，前秦皇帝苻堅就是位虔誠的佛教信仰者，提倡佛教，把佛教定為國教。當他得知著名的大和尚鳩摩羅什在西域的龜茲國講佛立說後，就多次想請鳩摩羅什到中原，到前秦王國來傳佛講法，當龜茲王國不同意放鳩摩羅什時，公元380年，苻堅竟派軍隊遠征龜茲國，滅掉龜茲國後，把鳩摩羅什連同他的弟子們都禮請回前秦。但這並沒有停止苻堅的征戰。孔子是中國儒教的創始人，講究仁愛、愛人，但這並未阻止他上任7天後就誅殺少正卯。事業歸事業，信仰歸信仰，也許拓跋珪亦如此？拓跋珪最大的政治遠見和軍事戰略膽量是把北魏的國都由盛樂遷都平城。



■雲岡石窟第三窟 網絡圖片

當他佇馬武周山，眺望十里河，眼前一片光明。他的蒙古戰馬在迎風嘶叫，背後的北魏王旗在獵獵爭鳴。他要統一中國北方，他要滅掉這望見望不見的16個帝王。拓跋珪有野心，野心勃勃；有壯志，壯志不已。他帶領的鮮卑鐵騎所向無敵，兵鋒正盛。戎馬倥偬，他來武周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把心中的佛，軍中的神，把他早已想好的石頭造像的大佛定位在他的新國都的西方。因為佛從西來。因為鮮卑的祖先是來自大興安嶺的「嗄仙洞」。成稿於公元554年的《魏書》中有記載：「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魏書》中還記載，鮮卑族的拓跋氏出自大興安嶺中的「舊墟石室」，到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壽時還曾派官員前去這個「舊墟石室」祭祀，並在「石室」刻有「祝文」。鮮卑族的拓跋氏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石頭文化的創始者和集大成者。北魏沒有文字，但它崇尚佛教，崇尚石頭文化，卻給中國留下3萬多處梵宮佛寺，幾乎遍佈整個中國北方的石窟、石佛、石像、石刻、碑銘，不可勝數，在秦亡楚漢大戰直至「八王之亂」，「五胡亂華」近700年間，戰爭戰亂把幾千年來炎黃子孫在中國大地上的文化積累毀壞得幾乎蕩然無存。中國現存於世的最古老、最經典、最不朽、最值得炫耀於世的文化遺產當推北魏，我們後世人當記住那個北魏王朝，拓跋氏雖然消亡於歷史的歲月中，但北魏開國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功不可沒，值得後人惦念。

拓跋珪惦念他的信仰，他崇信佛教。他請來了法果和尚作他定都平城後的第一任「道人統」，主管北魏的宗教。翻查《魏書》竟然絕少有這位大僧的記錄。他還不像曇曜大和尚雖然飄逸難尋卻還給後人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身影，而法果大和尚卻幾乎音信皆無。

法果大和尚太熟悉拓跋鮮卑的歷史了，他可能親身踏訪過《魏書》中曾經記載過的「舊墟石室」，那就是藏在大鮮卑山中的一個巨大的石窟，「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拓跋氏在這個巨大的石窟中積「六十七世」。拓跋珪是拓跋鮮卑的忠實子孫，可謂孝子賢孫。拓跋珪建國稱帝後，把能記起的先祖一直上溯到二十四代全部封為皇帝，查遍中國自秦始皇稱帝以來歷史上的開國皇帝上封自己祖先為皇帝的不過封三代，而拓跋珪竟然上封二十多代，可謂光宗耀祖，不忘先人。他和秦始皇不同在於，秦始皇是往後預封百世千世皇帝，不過一場夢，僅二世而亡；而拓跋珪卻上溯先人數十代統統封為北魏的皇帝。拓跋珪在封祖稱帝上真有創造性，堪稱「千古一帝」。

法果是佛家高僧，也是中國石文化的創始人，他深知這個馬上民族的信仰與統一中國的現實，深知統一天下與治理天下和民心佛心的關係。已經查不出法果高增是信仰的追求流露還是因勢利導地報效國家？法果大和尚曾執言，僧侶佛門，一不拜父母，二不拜皇帝、王者，只拜佛拜法。但這位高僧從高山草原森林荒垣來到平城以後宣佈：「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

他要鑿山為窟，鑿石為佛，造佛為君。拜佛即拜天子，敬佛如事天子，事佛即事皇帝。他帶領眾工匠開鑿的雲岡第一窟，現稱第三窟，正是「西方三聖」的造像，又有北魏皇帝的面像。看那主像阿彌陀佛，高約10米，倚坐朝前，高肉髻，面相圓潤豐滋，兩眉彎曲，慈祥端莊，右手上舉，施無畏印，左手置膝上，自然前指。這第一窟的主造像象徵着北魏哪位皇帝？至今仍有爭議，法果高僧去和來一樣飄渺神秘，他沒留下一章一頁的記錄，只留下這可容納3,000人，高約25米，分上下兩層的石窟。佛教在北魏幾成國教，寺院多達二百多處，僧侶數以十萬計。晨鐘暮鼓，香火氤氳，袈裟所至，眾生合十。也就在這個時期，北魏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滅佛運動」，武帝滅佛。

字裡行間

廖恩燾的粵謳

■黃仲鳴

記得多年前，曾寫了一篇《三及第詩經典》的小文，細說此類詩作的妙和絕。所謂「經典」，指廖恩燾的《嬉笑集》也。曾清校正的一九七零年翻印本跋中有云：

「用粵語入詩的，以往有何淡如、譚臥樓、廖恩燾等；其中廖恩燾所作較豐，較生猛，於是成了箇中翹楚。」

廖恩燾，字鳳舒，號懺庵。是民初國民黨廖仲凱（恩煦）的兄長，外交家。除了這部《嬉笑集》外，還有一部《新粵謳解心》，同樣以粵語入文。《新粵謳解心》署珠海夢餘生。他在自序云：

「辛亥壬子以後，海外人士大聲疾呼提倡白話文字；顧一省有一省方言，音別義異，以云普及，戛戛獨難；則惟有出於各籍其土音以為誘掖之一道。然而為下流社會說法，又非擇其平日口頭慣語，衍為有韻之文，未易使聲入心通。」

好個「顧一省有一省方言」，廖恩燾對粵語之喜愛、之擁護，由此可見一斑。他的《嬉笑集》和《新粵謳解心》，將粵語摻入白話文、文言，尤見得心應手，渾然天成。且看《新粵謳解心》〈海棠花〉開首幾句：「你春睡未醒，故此重咁低頭，倚憑在亞字危欄，粉面帶羞，人哋見你萬花如海，正話初開透，高燒銀燭，照住妝樓，想必閬苑繁華，會共佢天香鬥。」

三語混雜，讀起來，或唱出來，音韻何其悠揚哉！端的是人間妙文。

清朝嘉慶年間，有《粵謳》一書，是招子庸在珠江呼朋引類，在艇上吟唱所記下的歌曲集。廖恩燾於一九二一年春至一九二三年間，在日本創作了一系列粵謳。第一首曰〈解心〉，廣為傳誦，成書遂呼為《新粵謳解心》，開首云：

「解心者，有乜新鮮？做乜又叫起新粵謳嚟？睇落唔值半箇爛私錢。我想心事咁惡解開，唔到你解一千遍，千遍都解佢唔開，心事咁堅，但千遍終須會有一遍解得開，條心就軟，解到條心軟咯，重快活過神仙。」

接着寫男女之情，妓女之愁怨，唱者一曲，就是要解其心事；雅俗共賞，坊間傳誦。廖恩燾《新粵謳解心》承傳了招子庸的絕活，內容卻不限於風月，還涉時事政治，社會百態，如〈咪估話同你咁好〉，乃責美國處事不公；〈你總理理唔到佢〉，慨嘆國事混亂；〈鴉片煙〉之害人；〈裁縫佬〉這類小人物，廖恩燾拈之就吟哦，正如他所云：「或有謂掇拾時事，謬為雌黃者，要皆弦外有音，殆非無病呻吟也。」這在招子庸《粵謳》中，看不到者也。

■這書乃新版，有插圖，可觀，賞心悅目。 作者供圖

書後署廖公者，有〈新粵謳題後〉說：「白傅詩老嫗都解，秦中樂府讀者無不感動，蓋言淺而意深也；元曲本色多作俚詞，而意味極宛轉濃厚。」以此而視粵謳，或《新粵謳解心》，誠有此「本色」，也是廖恩燾「一省有一省方言」、提倡粵語的本心。有「曾習經蟄庵」曰：「珠海珠江我所思，碧瀾寸寸見秋漪；越吟正自憐莊舄，不薄巴人下里辭。」《嬉笑集》和《新粵謳解心》正是「不薄巴人下里辭」，是「粵語奇書」。

詩詞偶拾

春神的腳步

■曾子游

輕輕、輕輕
輕輕似衣襬裙風
明明是
囂潮澎湃
萬鈞雷霆
卻聞無聲響
悄悄、悄悄
悄悄如停月溪光
眞眞的
眞眞海綠就來了
嫩芽兒抽了
天穹，碧了

白雲瀟霄
朝陽赬赬
須臾間
春之手哦
拂去了孤冬的枯愁
綿綿意中
春之情啊
給大地新娘送來了
繁艷清醇鳥語花香的
嫁裳
輕輕地
悄悄地
排山倒海
浩浩蕩蕩
奔騰而來的
正是愛的
春神的腳步
雋永的芬芳

來鴻

一公里一種美食

■王太生

我住着的城，從前不大，橋東有一家滷菜店，橋西也有一家滷菜店。橋東的滷菜店，豬頭肉有名。橋西的滷菜店，鹽水鵝也特別好吃。

那時候，小城有許多橋，有橋的地方必有店舖，八字橋的麻團，糯軟香甜；升仙橋的燒餅，香氣撲鼻。逶迤的市井，有黃老三的油炸臭乾、劉麻子的油端子、小鎮江的鴨血粉絲湯。

一公里，一種美食。當年唐魯孫來到這座城，住大林橋舊宅，讓他戀戀不忘的是城中支家的野鴨飯。

汪曾祺老家高郵，城不大，也是一公里，一種美食。他在《異秉》裡提到，一條街上，王二的燻燒攤子生意最好，蒲包肉「用一個三寸來長直徑寸半的蒲包，裡面襯上豆腐皮，塞滿了加了粉子的碎肉……煮熟以後，倒出來，也是一個帶有蒲包印跡的葫蘆。切成片，很香。」又在《豆腐》中說：「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沒有到過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無非是蝦子多，油多。」估計王二的燻燒攤，離周巷的汪豆腐，應該距離不會太遠。

一公里，一種美食。500公里之外，當然有500種美食。500公里是遠方，是一個數字，也是一段心理和地理距離。500公里之外，必有一種美食在等着你，只不過是你不熟悉的。兩個分割的空間，孕育不同的烹煮方法和不同的口味，偏辣？或者，偏甜？

一個人到一個地方，除了記住這個地方的地名、風景，還記住美食。路上遇過的人，一個個，都身影模糊了。

美食是一種滲入器官的東西。沁入你的鼻息，經過你的味蕾，在你的胃，存在一會兒。所以說，滲入器官的東西，容易讓人記住。

我到徽州，去了四次，每一次，都遇到不一樣的美食。那個地方有許多美食，鹹淡酸甜，粗鄙精細，不一定嚐過，味蕾上是空白的。

比如，毛豆腐，早就聽說過，但是沒有在原生態的環境下吃過，只有溯源到美食的故鄉，就像探尋一條江，或者一條河的源頭，坐在那個古村裡去吃，才算品到它的原汁原味。

品美食需要情境，就像徽州的風景，需要粉牆、黛瓦、馬頭牆，配上屋後，如屏一樣的隱約青山，流泉環繞，顯得清幽。在徽州吃毛豆腐，才與腸胃妥帖。

吃筍乾燒肉，也是合徽州古意，押徽州韻。冬筍是山農從山上挖來的，就坐在鄉野的小酒館裡，一邊品嚐，一邊看窗外的風景，因此，500公里之外，有風景，也美食。

有個朋友，為了吃新鮮的橙。6個多小時，驅車500公里，到了那個小縣城還往山裡跑，他大概是覺得，一公里，一種美食。

猴魁茶，外形扁展挺直，魁偉壯實，兩葉抱一芽，在徽州很多地方有賣。據說，產自太平猴坑的猴魁茶，與別的山頭所摘的茶，雖然外形差不多，但茶味其實是有天壤之別。

在宏村，梅乾菜蒸鴨腿，隨處可見，屋簷下，門前煤爐上，層層疊碼着，醬紅色的外表，泛着誘人光澤，水汽氤氳。蟹殼黃燒餅，形似蟹背殼，色如蟹黃，與我家鄉的燒餅截然不同。我在一公里外的盧村，卻沒有遇見。

那麼多的「吃貨」，在尋找美食的過程中，尋尋覓覓，走走停停，與它們擦肩而過，往往就差那最後一公里。

一個人的一生，走了多少公里，會遇到多少美食，把它們連接起來，就構成了他的食物鏈。性格中，有清淡平和，麻辣暴烈的成分。

一公里，一種美食。我們的人生，就這樣在跋山涉水中抵達。

■溯源到毛豆腐的故鄉，才算品到原汁原味。 網絡圖片

遊蹤

運河古墩

■吳翼民

對大運河總有着揮之不去的眷戀，閒來喜歡沿着運河信步遊覽，觀賞它脈動不息的活水，觀賞它風雨剝蝕的古橋和駁岸，觀賞枕河的古宅和古宅後門延伸到河裡的水碼頭及親水石階，觀賞在石階上洗菜滌衣的婦人，沿河住戶已經不多，並且有司有禁令，不准城市居民下河洗滌物件，那情景只有到郊區甚或農村的運河段方能見着，當然，我也喜愛觀賞運河河床中央偶然凸出的幾個古墩。

運河的古墩其實是它的迷你小島，海有島礁，湖有汀洲，江有沙渚，都是水中的陸地，那麼河呢？身為縱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自然也該擁有水中的陸地啦，一任這陸地微不足道，你也得承認它們的存在。事實上它們確存在了千餘年，與運河一樣的年齡，比方說，大運河無錫段，就有兩處水中的陸地——西水墩和黃埠墩。至於它們只能被稱之為「墩」，是不能與海中湖裡及江上的陸地相提並論的，且不見與運河相距不遠處的長江水流，就有着揚中和沙洲兩大陸地呢，前者整個兒就是鎮江的揚中市，後者囊括了蘇州張家港市的大半區域，可見長江何等浩大的氣派，運河是不能望其項背的啊！

不過休小覷了西水墩和黃埠墩這等運河的小墩，它們雖遠不及長江沙渚規模，但它們的清秀精緻、古意盎然也不是大海大江大湖的島嶼可以比照的。

西水墩位於古運河與梁溪河的交匯處，方圓雖僅十畝面積，卻是四面臨河，拱橋勾連，碧水縈迴，垂柳飄拂，芳草茵茵，宛如一塊綠色的瑰寶。南宋抗金名相李綱和四大詩人之一的尤袤曾在墩上及墩的附近建造過園林——「梁溪居」和「樂溪居」。「樂溪居」中建有著名的藏書樓——萬卷樓。明代尚書、太子太保秦金在墩上也建過別墅園林，因此在當時這裡又被稱作「太保墩」。

西水墩的主要建築是西水仙廟。此廟始築於明代明嘉靖年間，所祀的「水仙」都是無錫本地為鄉梓百姓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物。如嘉靖三十三年，無錫知縣王其勤率眾擊退入侵的倭寇，有何五路等三十六義士殉城水西門，血染碧波。鄉民們感懷英烈，把他們尊奉為「水仙」，在墩上築廟祭祀。關於知縣王其勤抗倭的故事，在無錫城可謂家喻戶曉，其中最經典的傳說是他與兒子王克寶一起謀劃，在來不及修築城牆的緊急情勢下一夜畫布成城牆，嚇退倭寇……前些年此傳奇被編成戲曲《布城記》上演，久演不衰；到了清朝，無錫知縣劉五緯以民為本，興修水利，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死後也被民眾尊為「水仙」，奉入廟中祀之。西水仙廟香火更盛矣。民國年間，西水墩一側就是聞名遐邇的茂新麵粉廠。這是中國最早的民族工業範本，由邑先賢榮德生開辦，所出產的「兵船」牌麵粉是國際著名品牌，至今為人稱道。當年榮公每天清晨到廠子裡吃一碗清水麵疙瘩作早餐，品味麵粉的質量。只有親口品嚐沒有任何佐料的清水麵疙瘩，榮公才能天天把握麵粉的質量啊！這就是當年民族工商家的情懷和精神。

至於黃埠墩，更是無錫運河的一大名勝。此墩號小金山，位於城北運河之開闊處。登運河吳橋眺望，黃埠墩屹立於水天蒼茫，綠意葱龍掩映樓台，秀氣逼人。運河滔滔之水臨此墩被分流，頓顯舒緩而入城，穿城中而過，滋養了無錫這座歷史古城和工商名城。這座古墩因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楚之春申君黃歇在此治水（這裡原是芙蓉湖遺址，常有水患）而得名，若干年後文天祥和海瑞都登臨此墩，遂使此墩有緣結「二相一青天」的美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與黃埠墩的故事，且說文天祥在南方兵敗被元軍所俘，一路沿運河向元大都（北京）押解，抵無錫時就羈押於黃埠墩。傳說無錫百姓得知文天祥被囚在黃埠墩，沿河兩岸擠滿了人群，持香跪拜，哭聲震天。文丞相在黃埠墩被囚一宿，因有感焉，夜不能寐，題詩一首《過無錫》，詩云：

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茫茫草木春。
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
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從鼻欲辛。
夜讀程嬰存國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現在這首詩題書於黃埠墩的正氣樓壁，使黃埠墩正氣凜然！